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一篇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

1044年,20岁的王安石给父亲守满了三年孝,从江宁出发,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卷子送到仁宗那儿后,发生了意外。一卷“孺子其朋”,让仁宗皱了下眉头。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区区一个王安石,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再读下去,觉得文笔冷峻峭拔,很不对胃口,便降到第四名。第十四名就第四名吧。关键时刻,人品立显。王安石没有酸溜溜地说状元本是我的,也没有矫情地说我才疏学浅,总之,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地方上一呆25年。他喜欢《周礼》,卷不离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学,而是政策,那些上古的朴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务。

到鄞县当知县时,王安石走遍了14个乡镇,兴修水利、兴建县学。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尝试把官粮低息借贷给农民,秋收以后再还给官府——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实地预演。正是试点的成功,让王安石坚信以《周礼》为蓝图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情真意切,告诉皇帝他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御书房内,人到中年的仁宗,翻开了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违的王安石风格扑面而来,冷峻如昨,犀利如昨。

然而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仁宗,正因后宫无子,整日被包拯、韩琦一干老臣催问继承人问题,恨不得撞墙才好。万言书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他冷冷地将奏章放回原处,仿佛王安石从来没有递过来过。

得不到回应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变法时机还没到。他继续埋首自己的改革试验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欧阳修、韩琦,都非常赏识他,几番邀他入京,却被他一回绝。

钦差把人京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还给了钦差。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里,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精神的贵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1067年,年近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20岁,对于现代人来

“拗相公”王安石

说,还是上网聊天、结伴出游的青葱岁月,但是在940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清明上河图》画的市井繁华,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没有一分钱,一年挣了多少,也就花了多少,一子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一张张嘴在等着钱;辽、西夏、金,侵之掠之,无一日安宁,开战也好,求和也好,还是系于钱。

20岁的神宗,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堪比汉武。他还是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推崇备至,现在,他急需可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刘备遇见了诸葛亮。

神宗急切地问:天下怎样才能大治?王安石答道: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

他又问: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王安石肃然正色:陛下应该效仿尧舜,何必学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变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五个宰相里,除了王安石,曾公亮年迈管不了事,亲历过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没多久就死了,剩下一个赵抃叫苦连天。当时就有人讽刺说:他们这五个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皆为定数”,财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国。王安石变法,本质上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达到聚富于国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粮食的借贷银行;市易法,衙门做起了垄断生意;均输法,朝廷要进行中央采购;甚至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的思想,他的政策,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几百年,甚至1000年。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伟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将惨烈失败。

最拗的人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

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旧臣。

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王安石诨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设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几上一盘鱼食。难得请客的包拯招待同事,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

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

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两分利的35倍!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10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

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他再不会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罢相、复职、再罢。终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抑郁而终。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爱的又可悲的背影。他像一个闯入官场的婴小孩,掀起了滔天党争,但“政敌”司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他断送了北宋王朝,但1000年后的史书读懂了他的天才。

摘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康家十七世康建壁,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卒于民国四年(1915年),字玉如,名亮,后改名唐高。至于他改名唐高,并非任意所为,其中还有一段来龙去脉。

建壁父亲共有四子,建壁为长子,次子建璋,三子建琦,四子建璞。建壁自小聪明过人,善于琴棋诗画,博览群书,广见多闻。虽身居富贵门第,却富而不骄。孝敬双亲,尊老敬贤,兄弟和睦相处,团结乡邻,处理家事井井有条。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父亲把家庭事务大权交长子建壁,主管家政。其以身作则,公正无私、严而有法,令行禁止,子弟莫不崇敬。

在埃及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诞生过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也孕育了太多的神奇传说。法老的墓室更是藏金纳银的巨大宝库。

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恐怖的“法老的诅咒”,它忠实地守卫着法老陵寝的安宁,同时给奢望与法老分享财富的人们以惩罚。

2005年1月,埃及考古和医学界专家通过X射线对古埃及18王朝时期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进行了CT扫描,试图解开延续了多年的“法老死亡之谜”。

然而比法老死因更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发生在这个研究小组身上的一连串的怪事:就在为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进行CT扫描的当天,他们乘坐的汽车差点遭遇致命车祸。在进行CT扫描实验时,计算机突然无缘无故“罢工”达两小时之久,刚从美国买来的先进仪器也无端失灵了一个半小时。亲历此事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扎希·哈瓦斯本来是不信“法老的诅咒”的,他还笑着安慰工作人员不要怕。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他妹妹打来的:“我丈夫突然去世了!”事后,哈瓦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今天遇到了太多的怪事,尽管这些也许纯属巧合,但是现在我无法轻视‘法老的诅咒’的传说”。

1922年,主持发掘图坦卡蒙墓的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墓中发现了四处仿佛是诅咒象形文字的铭文,有一处写着“谁扰乱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将张开翅膀降临他的头上。”还

走进康百万庄园之九

康建壁更名

李春晓

建壁好善乐施,乡邻若有婚嫁丧葬,无能力举办者,则必量力相助。光绪十三年、十四年,山东省发生持续的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齐鲁大地陷入饥饿的绝境中,各村、各县、各州、知府纷纷呈文巡抚,请求巡抚上书皇上开仓赈济。光緒降旨立即成立賑捐局,并发布公告说:“以今视昔,灾情之重,需款之殷,筹款之穷于术,势非更予变动,来由济事,明治国名器,未轻予假人,顾兹千万灾民,望苏息”等语。康百万家族析产后分居时,山东财产分到康建壁父亲名下,包括济南的百货绸缎

庄、花行、布行,分布在黄河、运河两岸的棧房以及以兰水为根据地的地大量土地和棧房。建壁奉旨捐巨资賑济灾民,把康家在山东产业的收入大量贡献。因賑灾有功,经光绪帝恩准,授康建壁户部主事,钦加知府衔,人皆荣之,山东賑捐局授予“德泽齐鲁”。

人非圣贤,岂无失误之时。建壁四弟建璞,虽已娶妻成家,但好逸恶劳,且染烟毒。按家规支付,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所需,则想方设法,干起盗窃之事,尽获毒品。久而久之,引来闲言碎语相论。建壁身为一家

法老杀人之谜

有一处写着,“任何怀有不纯之心进这坟墓的,我要像扼一只鸟儿一样扼住他的脖子。”

第一个被“诅咒”击倒的是赞助发掘图坦卡蒙王陵的考古学爱好者卡纳冯勋爵。他在进入图坦卡蒙的陵墓后没过多久,就因被蚊虫叮咬卧病三周,后于1923年4月死去。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冥冥中对不敬神者的报应。卡纳冯勋爵的姐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临死前他发着高烧说胡话,‘我听见了他呼唤的声音,我要随他而去了!’”

时隔不久,另一位考古学家莫瑟也染上了一种近乎神经错乱的病症而毙命。据说他在发掘工作中曾帮助推倒墓道里的一堵主要墙壁。世界上第一个给法老木乃伊拍X光照片的人, X射线专家道格拉斯·里德,不久也成了法老墓的“牺牲品”,日益虚弱地离开人间。1924年,英籍埃及生物学家怀特带好奇心进入国王谷的一座墓穴。令人惊奇的是,他参观后就上吊自缢。临死前,他咬破手指写了千言遗书,声称他的死是法老墓的咒语造成的,自己将带着忏悔的心情去见上帝。更令人惊奇的是埃及开罗博物馆馆长盖米尔·梅赫来尔的死,他一向根本不信“墓碑咒语”灵验的说法,他声称:“我与埃及古墓以及在木乃伊打过多年交道,我是不还健在

之主,良言相劝,并将私囊相赠,怎知四弟得寸进尺,以死相逼,建壁束手杀弟。从此一个堂堂五尺英雄汉变成了阶下囚。后虽重金贿赂,身免受刑具之苦,但精神刺激可想而知。

建壁刑满释放返家之后,得知弟媳也上吊而逝,为怀念死去的两个亲人,把自己的姓名反复推敲,最终将名字“康亮”二字下半部划去,增加两个“口”字,从此改名唐高。“庭有嘉荫室多藏经天下事随遇而安梦笔书忍字,卜得芳林居成美境田舍翁用心已足悟真善果因”,也成为康建壁坎坷之后对自己一生的感触与领悟。

摘自《走进康百万庄园》

吗?”然而,就在这番话语出口不到4个星期,梅赫来尔突然暴病而卒。而且人们注意到,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曾指挥一队工人将一批珍贵文物打包装箱,这批文物恰恰是从那可怖的图坦卡蒙法老墓中出土的。

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与埃及法老陵墓打交道并暴卒的人,他们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传说中法老墓碑上的咒语是否真有灵验呢?一些人认为墓道壁上有一层粉红色和灰绿色的东西,可能是一层“死光”,据说它放射出的物质能使人丧命。但是,有放射学家测量过法老陵墓的放射性,与国王谷内裸露的岩石无异,对人体是无害的。

1983年,一位名叫菲丽普的法国女医生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这些人的死亡都是因为发掘者和参观者对墓中霉菌过敏反应造成的。据她研究,死者病状基本相同——肺部感染,窒息而死。她解释说,古埃及法老死后,陪葬品除珍宝、工艺品和衣服外,还放置了各种水果、蔬菜 and 大量食品,后者经过千百年的腐烂成为一种肉眼难见的霉菌,黏附在墓穴中。不论是谁,只要吸入这种霉菌后,肺部便急性发病,最后呼吸困难而痛苦地死去。

不过图坦卡蒙墓的第一个发掘者卡特是个例外,他在发掘出墓穴后还健康地活了27年,可能是法老格外地“照顾”他吧。
摘自《中国青年》

ZHENGZHOU DAILY

他是一名货运司机,过年前的那个月,他准备跑完这最后一趟就回家过年了。6岁的儿子闹着要和他出去,去南方的大城市买新衣服,看着儿子兴奋的样子,他想了想,就答应了。

他开车开了三天两夜,终于到了南方的城市,他带着儿子买了一身衣服和一些年货,然后驱车往家的方向走。广播新闻不停地报,南方的很多城市遭遇了罕见的暴雪。他的心里有些担忧。

他的担忧很快就被证实了,车刚入安徽,就被从高速公路上赶了下来。因为安徽下起了罕见的暴雪,暴雪和冻雨封住了动脉般重要的高速路。他连忙拐进了国道,但国道也被积雪封住了。

他在国道上堵了一夜后,清晨的积雪更多了,年前可能过不去了。他开始后悔带儿子出来,儿子开始哭闹起来:“爸爸,我要回家!这里太冷了!”儿子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白,车上空调早就坏了。他用大棉袄裹住儿子,必须离开这里,不能把儿子冻坏了。他问了好多路上的司机,终于打听到了附近的深山有一条老山路,可以走出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于是,他就出发了,他开着车沿着一条颠簸的小路往深山走去。那是一个漆黑的夜,他开着车在一条

曾经我很喜欢去郊外的那段铁路散步。在那边能看到田野上大片的雏菊,它们在细长的梗上开出硕大而清香的花朵,颜色是诡异的蓝紫,总觉得潮湿的泥土下应该有许多昆虫的尸体,才能生长出这样颓败而茂盛的植物。

风把细碎的花瓣吹散到我的头发上,脸上,有时候我把花瓣捧起来,轻轻咀嚼着它。

一个人掂起着脚在窄窄的铁轨上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又往回走。阳光很好,温暖的,芬芳的,把铁路上的小石头烤得发热。

飘舞的碎布

宁 瓦

坑坑洼洼的山路行驶,雪越来越大,他完全凭着自己多年来的驾驶经验往前开,开得极慢极慢……

“嘯……”他的车猛地一震。陷入到了一个塌方的深坑里,车肯定是出不来了。他下意识掏出手机一看,天啊!居然没有信号。他想,这里的电网一定也断了。天还在下着鹅毛大雪,他却像热锅上的蚂蚁。整整一夜,他在车前的道路上翻来覆去地徘徊着,一直到天亮。

天亮后,他开始到周围去探路,他希望能在这荒山野岭里看到一个村庄或者一户人家。可是,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山,他踩着厚厚的雪,失望地走下一个山坡,他精神恍惚,一不留神就摔了一跤,把脚给扭伤了。他回到了车里,忍着疼安慰着恐慌的儿子,然后,开始默默地祈祷,祈祷着会有一辆车从这里经过。可是整整一天,都没有一辆车从这里经过。

又是一个无限夜,他决定走出去。找到人来自救自己和儿子,因为干粮被儿子吃得只剩下一点点。而他,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第二天早上,他决定独自上路,他要儿子待在车里,乖乖地等着自己回来。

永 远

安妮宝贝

走累的时候,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放在热热的小石头上,然后让肌肤感受阳光抚摸的慵懒洋的快乐。

我想我应该是快乐的地方,心里也没有留下。还没有开始写作,只是常常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散步。

常常有人问,你的朋友多吗。我说,不多。这样的回答,并不让我羞愧。能够

他沿着一条岔路一瘸一拐地往外走,才走了两步,便回头一看,儿子正趴在车窗面前张望着他。他一扭头继续往前走,就再也没有回头,他怕自己涌出的眼泪被儿子看见。他心里是多么的懊悔啊!怎么忽然答应带儿子出来呢?怎么四季如春的南方忽然会大雪纷飞呢?

他走过一个拐角,就开始脱下自己的外套,他拿出刀子,将外套的一只袖子割下,将袖子撕成几条碎布,然后抽出一挂挂在路旁大树的枝头……

他心里深深地明白,自己不知道走到哪里,才能让人找到,而自己那时那地,是否还有气力回去救儿子。他必须留下标记,哪怕自己倒下了。或许还能给别人指明一条寻找儿子的路。在接下来的路上,每当自己走过一段路,他便将一条碎布挂在枝头留下标记。他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被他脱下,然后一刀一刀划开,一块一块被他撕下来。先是外衣的另一只袖子,之后还从夹层剖开,一块块撕下来。再后来,就是羊毛衫……

他拖着受伤的脚,不知道走了多远,越往前走,他就越绝望,绝望到连眼泪都没有了。外面的衣服都撕

开了。做一朵花的知己。

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有一天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里的人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并问他还要买多少。王尔德说,我不想买花,只是我看它们太拥挤了,怕它们被挤坏,想让它们轻松一下。

懂得花的悲欢,体谅花的疼痛,他是花的知己,也让自己的心灵摇曳如花。他不会错过过别人衣袖的一只蝴蝶,也不会浪费人生的每一幅美景。做一朵花的知己,就是住进心灵的春天里。

摘自《文苑》

成了布条,挂在了他走过的路上树枝上,他穿这最后一件贴身的内衣,风雪冻得他浑身发麻,他饥肠辘辘,开始头昏眼花,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当他再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却坚定地脱下了内衣,将内衣的袖子撕开……

终于,他感觉到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是他却告诉自己不能坐下,一坐下可能就站不起来了。他又一次攀上一个山头,这时,他猛然听到了那熟悉的汽车喇叭声,他不顾一切地向山下走去,他不断地用干渴的喉咙喊叫,那钻心的脚痛也感觉不到了……

正在疏通公路的武警战士发现,一个浑身只穿一条短裤的男人出现在面前时,他们震惊了:就在他们还来不及扶住这个男人之前,男人就倒下了……

战士们用军袄裹住他。然后把他放上担架抬着往回走,沿着路上的标记往回走,每看到一条飘舞的碎布,那年轻的战士眼中就有泪光闪动。他们顺利地找到了他泪水涟涟儿子时,他猛地从担架上跳了起来,紧紧地抱住儿子。儿子不哭了,咬着他的肩膀问他:“爸爸,你的衣服怎么不见了?”他笑着回答说:“撕掉了,过年了,爸爸也想穿新衣服了!”他的话音刚落,山野里回荡起一阵笑声,只是所有人的眼中都盈满了泪花。

摘自《家庭》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做一朵花的知己。

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有一天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里的人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并问他还要买多少。王尔德说,我不想买花,只是我看它们太拥挤了,怕它们被挤坏,想让它们轻松一下。

懂得花的悲欢,体谅花的疼痛,他是花的知己,也让自己的心灵摇曳如花。他不会错过过别人衣袖的一只蝴蝶,也不会浪费人生的每一幅美景。做一朵花的知己,就是住进心灵的春天里。

摘自《文苑》

在新疆旅行时,同屋的是位年约五六十岁的日本妇人。她自我介绍叫洋子,一个人自助旅行走丝路,她从黛蓝的肤色看来,应走了好一段时间。果然她说,她已搭乘班车和卡车,行南闯北地走了三个月。

让人吃惊的还在后头,她说:“为了能独自走这趟丝路,我先去沈阳读了一年汉语,再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北京坐火车来新疆乌鲁木齐。”

她“这把年纪”了,还以这种“阿信”的方式旅行,未免太自苦了吧?面对我的讶然,她却淡然响应:“这怎么算吃苦呢?走丝路是我年轻时的梦想,我是在享受一步步圆梦的幸福啊。”

在天山的哈萨克人牧场上,又遇见了位发肤尽白,活似片片的圣诞老人公公,只会用华语说“谢谢,多少钱,你好漂亮,你是我太太”,

人们越来越懒惰,变得一天比一天骄傲、浮躁,而且由于无聊,开始自杀或互相残杀。这样一来,终于惹得上天发怒了,下决心惩罚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生物。

一滴水的神话

周 涛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昆仑山上长满了树木,变成了森林,山也没有现在这么高。

那时候,塔克拉玛干也不是沙漠,而是一个海。那时气候非常湿润、温和,到处长满了鲜花和可以直接食用的植物,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什么都不用发愁,渐渐地人们变得越来越懒惰。海里有鱼他们懒得去捕捞,希望鱼自己爬到餐桌上来;树上有果实他们懒得去摘,埋怨上天没有让果子直接落到手掌上。

带着十八岁的心去旅行

郁 莹

也是独自旅行的美国老先生。有人问他贵庚?他顽皮地反问:“你是问我的头发还是心?如果你是问心,它只有十八岁。”

在乌鲁木齐机场,也遇见一位七十多岁,只会用华语讲“谢谢”,老得像只弓背虾的澳洲医师,他独自旅行,只为亲眼看看传说中“美得像天使蓝眼睛”的天池。

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有三十四位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的法国老人,驾着七辆房车,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进入新疆,展开为期九十天,丝绸之路环游中国的壮举。当年纪已七十八岁的一位老人,光着膀子钻进车底修车时,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应该留家里享福,干吗还要这么受苦?”

他们现在所能接受的,是吃好、住好;飞机要坐头等舱,至少也要是商务舱;沿途要有好车接送,导游随行;行程必须完全按照事前行程表所列,不容任何更改变化……

我一位朋友的婆婆,从五十多岁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几乎走遍全世界,带回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足可开个展览馆;拍回来几十大本,张张都有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照片。但问她纪念品或照片细节,她总含混地回答:“是欧洲。”“大概是美国或加拿大吧?”“我后面有冰山啊?”喔,对啦,那次被关在船上十几天,只是要去看看那几个大冰块山。真没趣味,收的钱还死贵……

这也是独自旅行的美国老先生。有人问他贵庚?他顽皮地反问:“你是问我的头发还是心?如果你是问心,它只有十八岁。”

在乌鲁木齐机场,也遇见一位七十多岁,只会用华语讲“谢谢”,老得像只弓背虾的澳洲医师,他独自旅行,只为亲眼看看传说中“美得像天使蓝眼睛”的天池。

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有三十四位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的法国老人,驾着七辆房车,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进入新疆,展开为期九十天,丝绸之路环游中国的壮举。当年纪已七十八岁的一位老人,光着膀子钻进车底修车时,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应该留家里享福,干吗还要这么受苦?”

他们现在所能接受的,是吃好、住好;飞机要坐头等舱,至少也要是商务舱;沿途要有好车接送,导游随行;行程必须完全按照事前行程表所列,不容任何更改变化……

我一位朋友的婆婆,从五十多岁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几乎走遍全世界,带回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足可开个展览馆;拍回来几十大本,张张都有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照片。但问她纪念品或照片细节,她总含混地回答:“是欧洲。”“大概是美国或加拿大吧?”“我后面有冰山啊?”喔,对啦,那次被关在船上十几天,只是要去看看那几个大冰块山。真没趣味,收的钱还死贵……

这也是独自旅行的美国老先生。有人问他贵庚?他顽皮地反问:“你是问我的头发还是心?如果你是问心,它只有十八岁。”

在乌鲁木齐机场,也遇见一位七十多岁,只会用华语讲“谢谢”,老得像只弓背虾的澳洲医师,他独自旅行,只为亲眼看看传说中“美得像天使蓝眼睛”的天池。

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有三十四位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的法国老人,驾着七辆房车,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进入新疆,展开为期九十天,丝绸之路环游中国的壮举。当年纪已七十八岁的一位老人,光着膀子钻进车底修车时,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应该留家里享福,干吗还要这么受苦?”

他们现在所能接受的,是吃好、住好;飞机要坐头等舱,至少也要是商务舱;沿途要有好车接送,导游随行;行程必须完全按照事前行程表所列,不容任何更改变化……

我一位朋友的婆婆,从五十多岁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几乎走遍全世界,带回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足可开个展览馆;拍回来几十大本,张张都有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照片。但问她纪念品或照片细节,她总含混地回答:“是欧洲。”“大概是美国或加拿大吧?”“我后面有冰山啊?”喔,对啦,那次被关在船上十几天,只是要去看看那几个大冰块山。真没趣味,收的钱还死贵……

这也是独自旅行的美国老先生。有人问他贵庚?他顽皮地反问:“你是问我的头发还是心?如果你是问心,它只有十八岁。”

在乌鲁木齐机场,也遇见一位七十多岁,只会用华语讲“谢谢”,老得像只弓背虾的澳洲医师,他独自旅行,只为亲眼看看传说中“美得像天使蓝眼睛”的天池。

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有三十四位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的法国老人,驾着七辆房车,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进入新疆,展开为期九十天,丝绸之路环游中国的壮举。当年纪已七十八岁的一位老人,光着膀子钻进车底修车时,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应该留家里享福,干吗还要这么受苦?”

摘自《讲义》

摘自《名家散文》